

近代文学批评史

中文修订版·第二卷

〔美〕雷纳·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



René Wellek

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近代文学批评史

1750 — 1950

第二卷

浪漫主义时代

〔美〕雷纳·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

René Wellek

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文学批评史 (中文修订版)第二卷 / (美)韦勒克(Wellek, R.)著;
杨自伍译. —修订本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9.9
书名原文: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
ISBN 978-7-5327-4587-6

I. 近... II. ①韦... ②杨... III. 文学批评史-世界-近代 IV. I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0637 号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
René Wellek

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—1950

VOLUME 2: THE ROMANTIC AGE

本书根据 Yale University 1955 年版译出

Copyright © 1955 by Yale University

中文版权由 Yale University Press 提供

图字: 09—1996—131 号(2)

近代文学批评史 第二卷 (美)雷纳·韦勒克/著 杨自伍/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200001 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8.75 插页 2 字数 366,000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3,2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587-6/I·2592

定价: 4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严重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 T: 0571—85155604

导 论

十九世纪伊始,浪漫主义运动至少在德国和英格兰,确实已经展 1
开。德国的评论刊物《雅典娜神殿》^①(1798—1800)是关键性文献,
由施莱格尔兄弟主笔撰稿;英国的《抒情歌谣集》(1798)属于同一性
质,由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共同创作,一八〇〇年,华兹华斯增添了
理论性的《序言》。法国则显得落伍,因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年代,
通常自《爱尔那尼》上演成功(1830)算起,或者推前三年,始于雨果的
《克伦威尔》序言。不过一八一三年,在《论德国》中,斯塔尔夫夫人已经
阐述过古典的与浪漫的之分,她借鉴了奥古斯特·威廉·施莱格尔
的论点。在斯塔尔夫夫人一篇文章^②的影响下,意大利一八一六年开
始了古典的与浪漫的之争。但是这些公认的标志,不无迷惑之处:我
们将看到,即使施莱格尔兄弟也未曾意识到,他们在形成或者创立一
个浪漫主义流派。给当时德国文学标贴浪漫招牌的,只能归因于海
德堡派^③的对头。海德堡派(阿尔尼姆、布伦坦诺、格勒斯^④),现在通
称晚一辈或第二代浪漫派。延斯·巴格森^⑤,侨居德国的丹麦诗人,
出版过一部戏拟性的《丁当年鉴》(1808),副题为《献给成熟的浪漫主
义者和未成熟的神秘主义者的袖珍手册》。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热
切地接受了这个意在揶揄的术语。据我所知,关于所谓“浪漫主义
者”这一新兴文学宗派最初的敷陈,见于弗里德里希·布特韦克^⑥的

皇皇巨著《现代诗歌与修辞学史》第十一卷(1819)。在英国,浪漫诗人中间,没有一人自视为浪漫主义者,或者认识到,欧洲大陆的文坛之争关乎自己的时代和国家。在意大利和法国,论者可以确定地说,出现了“浪漫主义的”圈子:一八一六年以后出现在米兰,一八二四年以后出现在巴黎。

- 但是有自我意识和有意识地倡导一种浪漫主义信条,这个问题
- 2 倘若我们略而不谈,那我认为,只要我们进行一番通盘考察,同时把普遍摒弃新古典主义信条视为一个共同点,我们就必须承认,可谓出现过一场普遍性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。在一部批评史里,一种情感说诗歌观念的产生,历史主义观点的确立,意在言外地摒弃模仿理论,规则及体裁说的态度,凡此种种,都是变化的决定性迹象,而这一切均应归诸于十八世纪,而非十九世纪初叶。狄德罗和赫尔德是关键人物。在他们两位与诸如华兹华斯或者哈兹里特,斯塔尔夫人或福斯科洛这类“浪漫主义的”(从较狭的含义上讲)人物之间,就理论

① 1797年底由施莱格尔兄弟创办,以断想形式发表见解,后萃为一书,曰《断想集》,凡450余则,据后人考据,320则出自弗·施莱格尔,85则出自其兄,余者为施莱尔马赫和诺瓦利斯的笔墨。

② 指《论翻译的风格与益处》,载于《意大利文库》(1816)。

③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盛期形成的两个中心,一为海德堡大学的浪漫派,一为柏林大学的浪漫派。

④ 格勒斯(Joseph von Görres, 1776—1848),德国史学家、记者和作家。和布伦坦诺合办《隐士报》,主编《莱茵信使报》。他采集的《德国民间话本》(1807),通常认为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标志。宗教、文学方面著述包括《信仰和知识》、《亚洲神话史》等多种。

⑤ 巴格森(Jens Baggesen, 1764—1826),丹麦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主要文学家。崇拜卢梭,拥护法国大革命,康德信徒。诗作典雅且富于想象力。主要作品为《喜剧性故事》和讽刺性的《夫子自道》。散文大多记叙旅行见闻,笔调明快诙谐。

⑥ 已见《批评史》,卷1原书页码29译注。

立场和诗歌观念而言,并无深刻的变化。从一种欧洲角度来看,在一部批评思想史中,表现手法上的浪漫主义运动,绝不意味着根本性变化。无论这些运动在文坛党争之中,具有何等重要意义,论其本身,它们并未促成批评思想的突变。很久以前,这些批评思想已经有人作了系统的阐述。

不过在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中,德国出现了一种新颖的诗歌观念:象征主义的,辩证说的,历史主义的;这一观念应该主要归诸于康德,歌德和席勒。施莱格尔兄弟,虽然和席勒势不两立,但是他们把这种诗歌观点归结为典要,为之开辟了与当世文学发生极大关系的方向。十八世纪前期,消极地接受法国新古典主义主要学说的德国,此时变成了批评思想的辐射中心。尤其是奥古斯特·威廉·施莱格尔,作为卓有成效的宣传者,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然而英国的情况则全然不同:杰弗里和华兹华斯,尽管是冤家对头,但他们进一步发挥了十八世纪继承下来的经验说、心理说诗歌观。只有在柯尔律治的著述中,我们才谈得上出现一种辩证的和象征主义的诗歌观。它似乎从德国引进而来,不过柯尔律治用柏拉图学说的传统眼光予以解释,加以发挥,而那种传统依傍的仍为德国人学说。尽管华兹华斯,哈兹里特以及后来的卡莱尔^①,均受其影响,但是当时的英国,柯尔律治却始终处于孤立地位。因为华兹华斯和哈兹里特,都停留于经验说和心理说的英国传统,而在柯尔律治之后,英国批评又走回到经验主义的老路,几乎未曾受到柯尔律治思想的影响。

① 卡莱尔(Thomas Carlyle, 1795—1881),英国作家。深受歌德和德国先验哲学家影响。批评著述有《论特性》、《论风格》、《德国文学现状》等。他强调“无意识”,认为诗人是“自然的一个力量”,应视为“英雄”。

在法国,斯塔尔夫人是古典的-浪漫的区别论的引进人物。但在
3 其他方面,她和唱对台戏的夏多布里昂,我们可以称为情感主义观念的信奉者。由于雨果的作用,法国首次出现一种可以界定为象征说和辩证说的诗歌观念。

在意大利,浪漫主义大抵是提倡文学真理性和时代性的一个口号。意大利浪漫主义者,预示了后来“青年德意志”^①,以及早期法国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主张。福斯科洛^②,虽然就其正式信条来说,不是浪漫主义者,但就其情感主义观念和对历史主义观点的掌握来看,应当说,他的思想十分接近斯塔尔夫人。莱奥帕尔迪自立门户,抱有一种十足个人的,完全“抒情的”诗歌观念。但我相信,在德·桑克蒂斯之前,意大利还看不到辩证说和象征说诗歌观的轨迹。

因此论者可谓批评界存在两种意义大相径庭的浪漫主义运动:广义而言,它是针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逆反,意味着摈弃拉丁传统,采纳围绕表现和情感交流立论的诗歌观。广义浪漫主义运动,产生于十八世纪,而且形成一道洪流,涌向所有西方国家。

狭义而言,我们不妨说,浪漫主义批评表现为一种辩证说和象征说诗歌观的确立。这一诗歌观,从有机体类比说发展而来,经过赫尔德和歌德的发挥,不过超乎此说,进而演化为对立面的统一,一套象征系统的诗歌观。在德国,这种观点每每流于的危险在于神秘化,因此把握不住审美活动本身。不过在施莱格尔兄弟及其周围少数批评

① 19世纪30年代,法国七月革命之后,在伯尔纳和海涅影响之下,出现指19世纪30年代初一批进步作家,以温巴尔格、古茨科、劳伯等人为代表,强调要行动,不要理论,以及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。这一名称出自温巴尔格的文集《美学征伐》(1834)的献词,“献给你,青年德意志……。”

② 已见《批评史》,卷1原书页码139。

家的著述中,一种令人满意的诗歌理论推衍而成,它巩固防线,抵挡住了情感主义、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包围,成功地把象征主义和对文学史的透彻领会结合起来。这种观点在我看来,即使今日,也有其价值,实质方面可谓的论。我们发现,在德国之外,当时只有两位杰出的批评家持有这种观点:柯尔律治和雨果。

从一种近代文学理论来看,这种诗歌观的全部内在含义和丰富的启示,有必要揭示出来。因此我们将从施莱格尔兄弟谈起,论述的顺序不按年齿长幼,而以思想出现的先后为依据:先谈兄弟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,再谈兄长奥古斯特·威廉·施莱格尔。他们值得分别论述,因为弟兄两人个性判然不同,观点相异。然后我们着手讨论其他杰出的德国浪漫主义者:哲学家谢林,神秘主义诗人诺瓦利斯, 4 瓦肯罗德和蒂克这对文友,殿后者为让·保尔,他好像有些特立独行。他们提供了一套思想和一种趣味定义,可以视之为柯尔律治的思想背景。但在讨论柯尔律治之前,我们先要探讨上自杰弗里,下至雪莱这段时期的次要英国批评家,分析每每为人错误判断的华兹华斯的立场。此后,兰姆,哈兹里特,济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,由相同的学说和善用比喻的批评新方法联系起来,这种批评方法,结果在十九世纪期间产生过很大影响。法国的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,我们应该一并论述,虽说两人表面看来立场对峙。再下一章里,斯丹达尔和雨果,我们相提并论,他们似乎属于相同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主将,但在看待诗歌本质的时候,两人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。继而自然论述到意大利批评家,他们实际受到斯塔尔夫人和奥古斯特·威廉·施莱格尔的激励。我们还将回转到德国,叙述那里的新发展,然而在我们着眼的这段时间里,德国批评在海外并未形成气候:诸如雅

科布·格林的神话说、集体合作说的诗歌观念,索尔格首倡的反讽说诗歌观点,施莱尔马赫揭橥的表现主义艺术理论,叔本华著作里提出的悲剧新观念,最后则为黑格尔的庞大体系综合而成的德国美学思辨。总结一章,我们浏览其他次要国家的批评,展望未来的前景。

目 录

导 论	1
第 一 章 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	1
第 二 章 奥古斯特·威廉·施莱格尔	43
第 三 章 德国早期浪漫派	95
谢林	95
诺瓦利斯	105
瓦肯罗德和蒂克	114
让·保尔	130
第 四 章 从杰弗里到雪莱	144
第 五 章 华兹华斯	171
第 六 章 柯尔律治	197
第 七 章 哈兹里特, 兰姆, 济慈	245
第 八 章 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	282
第 九 章 斯丹达尔和雨果	315
第 十 章 意大利批评家	339
第十一章 德国晚期浪漫派	366
格勒斯	366

格林兄弟	371
阿尔尼姆和克莱斯特	378
亚当·米勒	381
第十二章 德国哲学家	390
索尔格	390
施莱尔马赫	397
叔本华	403
黑格尔	415
总 结	436
文献与注释	444
著作年表	543
人名索引	547
主题和术语索引	574

第一章 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

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(1772—1829),比兄长奥古斯特·威廉·施莱格尔(1767—1845)年幼五岁,两人中他的头脑更具独创性和孕育力。他的批评活动和影响,较大程度上早于奥·威·施莱格尔。两人是亲密的手足和文友,因此要确切地断定孰先孰后这个问题,公认存在着困难,不过首创精神几乎总是归诸于弗·施莱格尔,论者对此似乎甚少置疑。然而,奥·威·施莱格尔推演出一家之言的独特批评论,不能说他一味附和兄弟,即便他充当的角色是整理和传播弗·施莱格尔的学说。论者恐怕难以否定,奥·威·施莱格尔的阐述影响更大,特别在德国之外。他的《戏剧艺术和文学讲演录》,一八〇八—一八〇九年发表于维也纳,一八〇九—一八一一年出版,极其广泛地影响了批评思想的进程,尤其翻译成法(1814)、英(1815)、意(1817)三种文字之后。诚然,在德国之外,弗·施莱格尔影响甚微,因为他于一八〇八年皈依罗马天主教,所以他的大部分早期撰著便无法再版,而且总的来说,他后期著作的吸引力局限于王政复辟时期,明确保守而又信奉天主教的世界。《古今文学史讲稿》,由约翰·吉布森·洛克哈特^①于一八一五年译成英文,可谓弗·施莱格尔在国际上引起重视的唯一著作。

然而,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的早期撰著,不论对于探究浪漫主义的历史,还是之于一部批评通史,都具有莫大的意义。席勒之后,弗·施莱格尔接踵而至(后来对他产生了怨怼),重开古今之争,通过

这场论争,发展了浪漫主义理论,经过兄长的转述,实际上传遍四方。不过弗·施莱格尔并非仅仅是一个标语口号的宣传者,或者只能

6 予以历史重要地位的文学宣言的作者;他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理论的作者,他的理论预示着我们当今之世许多十分紧迫的关注问题。在他的浪漫主义理论中,已经包括和隐含着多种理论学说,关乎文学方面的反讽和神话以及小说,时至今日,这些理论依然有其意义。再则,弗·施莱格尔关于批评,阐释,文学史三方面理论的思考,如此富于成果,所以他可以称为阐释学的开先河者,这种偏重“理解”的理论,后来经过施莱尔马赫和伯伊克赫^②的概括,影响到整个一大批德国研究方法论的理论家。凡此种种,都使他理所当然地享有声誉,此外我们还应该添上一笔,在印度语文学和哲学方面,弗·施莱格尔进行了开拓工作,以及其他范围广泛而具有历史和实际意义的批评,论及歌德和莱辛,荷马,卡蒙斯,薄伽丘,乃至古往今来几乎各个民族的其他许多作家。

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作为一位古典语文学家步入文坛。他的志向是成为“希腊诗歌方面的温克尔曼”,他的全部早期出版物,包括两部著述*,全部致力于这项计划。不过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的希腊诗

① 洛克哈特(John Gibson Lockhart, 1794—1854), 苏格兰作家和批评家。批评以尖锐见称。《布莱克伍德杂志》主要撰稿人之一,主持《季刊评论》垂30年。代表作为7卷本《司各特传》。

② 伯伊克赫(August Boeckh, 1785—1867), 德国古典文学学者和批评家。沃尔夫和施莱尔马赫的弟子,柏林洪堡大学著名的古典语言教授。以研究希腊诗歌著称,尤其是品达罗斯作品。传世之作为身后出版的《语文学科百科知识及方法论》(1877),倡导诠释学。

*《希腊和罗马》(1797),包括长篇论文《希腊诗歌研究》,写于1794至1795年,以及一些篇幅较短的文章;《希腊罗马诗歌史》(1798),不过写到希腊悲剧之前便辍笔了。——星号为原注,下同。

歌研究,当然不是关于希腊文学史的古籍研究贡献(不过就初出茅庐的后生而论,两部著述显示的学识已经令人惊叹)。至于研究本身,现在必然已陈旧落伍,仅在一部古典学术史里才值得一提。毋宁说,他把文学史和批评十分密切地结合起来看待,因而希腊文学史之于他,既是美学的滋养土壤,又是试验场地。在两部早期著述中,希腊文学,他视为特别适宜于这一目的,因为希腊作品,弗·施莱格尔不仅视为美轮美奂的永恒典范,诗歌的原型,而且在他看来,希腊文学史天造地设,自发形成,不受外界干扰,自身完整。他称希腊文化“始终具有独创性和民族性,是一个自身完好的整体,单凭内在的演化而登峰造极,经过一次周而复始的循环,又回归自身”。^[1]所以希腊诗歌,包括一整套各种不同体裁的范例,其中体现了一个自然的演化秩序。希腊诗歌既可作为一种体裁理论、反映一门艺术有机演化全部循环的图像,又可作为一种理论实验室,以及“趣味和艺术的永恒的自然历史”。^[2]他设想这种演化秩序时,依据的是生物演化的类比,运用生长,增殖,成熟,硬化,终而解体这些说法,^[3]十九世纪期间,这种类比说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极大推动,导致了文学史撰著的一些猎奇之作,诸如法国布吕纳介撰著的演化说观点的文学史,或者英国约翰·阿丁登·西蒙兹^①《戏剧方面的莎士比亚先驱》。尽管这种希腊诗歌演化说,应该视为某种应运而生的必然现象,其体裁表也应视为面面俱到,弗·施莱格尔却并未向自己理论中隐含的相对主义让步。他三番五次说过,“上乘的艺术理论乃是艺术历史,”^[4]他指的不是通常所言的十九世纪历史相对主义,这种理论现今仍然在削弱我们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。他并未放弃评价工作,或者

① 已见《批评史》,卷1原书页码128译注。

- 隐遁于四平八稳的文学史的背后。在这些早期撰著中,从具有规范作用的自然之中,即伟大的希腊经典作品的理想典范,弗·施莱格尔找到他的标准;晚年阶段,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生搬硬套宗教标准,这些标准脱胎于他的基督教哲学。但在其中间阶段,显然也是今天大家最感兴趣的阶段,他认识到,古希腊人不配享有他早年声称的独一无二的地位,他关于文学史与批评的关系的理论,必须扩展到全部的文学,任何一个民族或时代,都不可盲目崇拜。他看出,各门艺术和各门科学的全部历史,构成一个秩序,一个整体,或者正如他后来所说,一个“有机体”或者一部“百科全书”,这个秩序乃是“用于所有积极性批评的客观法则的源泉”。^[5]因此在弗·施莱格尔看来,文学便形成“一个巨大的整体,完全连贯,而又经过有机组织,在统一性方面,可以包孕许许多多的艺术天地,而它本身又构成一部独特的艺术作品”。^[6]在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一文中,托·斯·艾略特的言论实质相同。但是弗·施莱格尔——和不讲历史主义的艾略特有所不同——居然说道,他“讨厌每一种不谈历史的理论”^[7],而且“每门科学的圆满境界,往往无非是其历史的哲学成果”。^[8]所以弗·施莱格尔同时摈弃不讲历史的理论化和历史
- 8 相对主义。他认识到,赫尔德普遍宽容态度的后果,在于否定评价的任何一般标准,实则为放弃批评。赫尔德的方法是“观照每朵艺术之花,不作评价,仅仅依据地点,时间,种类,最终结果是一切都应任其本然,不论现在与过去”。^[9]同样,弗·施莱格尔晚年摈弃了亚当·米勒^①

① 米勒(Adam Müller, 1779—1829),德国作家、批评家和政治经济学家。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学方面均有撰著,与克萊斯特合办文艺期刊《太阳神》,主张调和科学艺术的崇高思想与严肃的政治生活,在美学和文学方面属于浪漫派。主要著作作为《经国艺术要素》。今人编有《批评、美学、哲学文集》(2卷)。

类似的“媒介”说(Vermittelnd)批评观,因为它取消优劣之分,无异于说,“天意安排万物,井井有条,万物都不得不像过去那样,形成的依据,可谓神话人物国王葛伯达克^①的哲学:‘凡现存者必存在’。这种哲学在我们当代人看来多么可爱”。但是不能简单地用历史观点来吞并批评观点,因为书本不是“原始生物”。^[10] 这些反对历史相对主义的非议,时至今日仍切合时宜,当年在德国尤为如此,因为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,历史相对主义对批评造成的破坏之彻底,甚于任何其他国家。

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令人信服地系统阐述了文学史与批评的关系,强调批评的目的,在于“发见诗意的艺术作品中,哪些存在着价值,哪些并无价值”,^[11] 此外,关于批评程序以及阐释的性质,他也提出不少有效的建议。显然,他借鉴了语文学传统。^[12] 他一贯注重批评实践中语文学的作用:“不懂语文学,就不可能读懂纯哲学或诗。”^[13] 语文学之于他,意味着喜爱文字,仔细重视文本,“解读”,阐释。一位批评家,他风趣地说,“是反刍读者。他的胃应当不止一个。”^[14] 阅读或阐释,他历来理解为研究细节和着眼整体的正确结合。“大家应当训练阅读的艺术:既要从容不迫,不断分析细节,又要一气呵成,浏览全篇。”^[15] 批评家不仅应该敏锐地发现精彩段落,同时应该能够把握全篇的印象,因为,“一切理解的首要条件,因而也是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,在于认识整体的一种直觉。”^[16]

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尔希望批评家“窥探他想从常人视线中隐藏起来的东西,或者说他至少不想由他首先披露的东西:窥探作者默

① 葛伯达克王(King Gorboduc),英国神话人物,相传他生前把王国分给两个儿子,后祸起萧墙,母后偏爱老二,遂谋杀老大,老二刺死老大,英国人民惊恐此举,起而反抗,将国王和王后一并谋杀。

- 9 默追求的隐秘意图,我们决不能假定,在一位天才的作品里,这些意图俯拾即是”。^[17] 我们应当揭示深藏其中,深不可测的旨趣,理解作者的程度,甚至超过作者本人。^[18] 这些言论是危险而又似是而非的理论,其中的几分真理,已为许多近代批评利用,程度远远超出弗里德里希·施莱格爾的梦想。不过大体上说,弗·施莱格爾提示了健全得体的阐释原理。他重复历史精神论的陈词旧调,即有必要怀着同情心理,进入遥远的往代和国度,而且他一直强调,论者必须谙熟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,而后才能把握其中的共同精神。他懂得,在“艺术史”中,“一个总体解释和阐明另一个总体。通过局部而理解局部则无可能。”^[19] (艺术和诗歌)整体的结构和知识,是一切批评唯一和基本的条件。^[20] 文学史和批评为一体。一位艺术家照亮另一位艺术家:聚集起来,他们便形成一个序列。

弗·施莱格爾尝试描述优秀批评需要的条件:“(1)具备关于艺术世界的一种地理知识;(2)认识作品、作品性质、作品基调的精神和审美方面的建筑构造学;最后,(3)认识作品的心理起源,作品受到人性的规律和条件的驱动过程。”^[21] 他始终谈到整体:即精神、基调、大体印象。他多半认为,批评是一个“重建”过程。批评家必须“重建、洞达和概括一个整体比较微妙的特色……”。只有在能够重建整体的进程和结构的情况下,论者才能够说,已经理解了一部作品和一颗心灵。这种透彻的理解,倘若用明确的文字来表达,即谓之概括特征,这是批评的实际职责和内在实质”。^[22] 然而弗·施莱格爾并不重视读者心理,他在斥责凯姆斯勋爵之类的英国心理说批评家时不遗余力。^[23] 关于“幻想说”(即创造说理论,想象力理论)和“感情说”(研究读者心理和诗歌效果的一种理论),他作了明智的区别,不过接着得出的结论